



滿目淒涼民生多艱  
赤地千里哀鴻遍野

[illegible]

（集歌詩苦痛工農代歷國中名一）  
——輯人主齋官何天一——

書在庚子歲，有客自關門。沿門乞餽米，  
觀老慈了翁。自謂自山人，門對黃山麓。  
田中有十畝田，田在盤谷村。時逢荒歉，  
田中藝五穀。試就先翁約，黍稷足饑餉。  
不意七月間，雷震蛟蛟伏。洪澍漲山巖，  
黑水淹村屋。鄉愚盡流離，日午水湧漲。  
鄉家被淹辱，飢餓無所食。日午水湧漲，  
鄉人飛鳥來，入門已盡家。相看淚眼乾，  
問心愧向來。山山見不來，不見野田田。  
沙石高矗巖，其害已兩解。劍劍魂魄仇，  
肝腸寸碎絕。無說好子不，怒目責鄉中來，  
野租收餉銀。無說好子不，怒目責鄉中來，  
置放六月間。文書皆不曉，文書皆不曉，  
誰敢言月間。文書皆不曉，文書皆不曉，  
賊軍無人管。兄昆已能殺，兄昆已能殺，  
爲富家無能。官租供文果，官租供文果，  
彈淚別鄉鄰。出門求果果，出門求果果，  
已梓焉爲孫。身不不足信，物極其親族，  
盡棄官租條。身不不足信，物極其親族，  
今之已預報。事隔十餘年，形影爲此目，  
聞年歲大旱，感此心頓痛。唉毛爲此目，  
淚痕滴方幅！

血汗換得金錢不敷繳稅納餉  
備受壓迫生活艱難益難立足

[illegible]

原因不外乎經費困難

<p>記者問長江各省水災情形，受持訪者云：湖北水災，承其慘狀，即於</p>	<p>向未電解，中省水災，經省水警經費，雖較他省尤鉅，</p>	<p>中省水災，經省水警經費，雖較他省尤鉅，</p>
<p>所省如下，以</p>	<p>以蠶火食，他省之困難情形，更可想見，</p>	<p>以蠶火食，他省之困難情形，更可想見，</p>
<p>下為蔣氏談話，官成立未久，即撤銷總長，</p>	<p>則更難呈報，而水災之情形，則更難呈報，</p>	<p>則更難呈報，而水災之情形，則更難呈報，</p>
<p>不致外乎，經受之困難情形，以之維持生活，</p>	<p>以之維持生活，向因生活困難，既無從自手，</p>	<p>以之維持生活，向因生活困難，既無從自手，</p>
<p>中央地方財均統統整頓，既無從自手，</p>	<p>既無從自手，</p>	<p>既無從自手，</p>
<p>秋如江皖統統，</p>	<p>因此呈准，</p>	<p>因此呈准，</p>
<p>順有水利經費，共</p>	<p>定本月定期，</p>	<p>定本月定期，</p>
<p>六省，</p>	<p>在目的，</p>	<p>在目的，</p>
<p>六省，</p>	<p>在目的，</p>	<p>在目的，</p>

十九回 小閣談心煩  
窮途洒淚懷

說清楚？」余小可道：「方老板對我說，所謂鼎開大名的小說家，他已約定了五位。其中一位，是新近才抖起來的他的大名號叫楊杏園。」陳力為然道：「這就是鼎鼎有名，而走進的楊杏園嗎？」余小可道：「除了他，無意還有第二個楊杏園，不過杏園的作品，大概還說得過去；並且在結構，描寫，思想各方面，比較一般洋場才子，空手文家的確新穎一些。我覺得方老板約他，是很不錯的。」陳力道：「楊杏園的東西，我也拜讀過了。若說比專寫上海黑幕，標錢、賭錢等類小說的作者，自然是高明得多！不過，我以為名家兩字，究竟難夠不到！」余小可道：「這句話，你從佛羅里說的？」陳力道：「因為做的小說，始終應當看科白。試看他已出版的作品，不是死書看見兒女英雄傳，紅樓夢，就是死書看包公案。

負盛名的大小小說家，竟連呢！至於哈葛德遜同等吃人吃麥冬，然而他還是賣不盡的書！」陳力說者，我以為超起名來，因爲他們簡直不是『作家』，『你說的話，雖然不對了。我們不是談話什麼文評專家，現在也不必虛耗還是來談我們的正經。我五位已約定的名作家大名向他問起，沒有有熟識的向他，我聽了這話，便想到莽給他了。

綠雲晝夜炎

新雨 復仇 長風

何蘭若

和假期的時候，要不到我家來，便是我到我家來，我和她的情感是時光而增進。

淑燕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女孩，在學校，考試，總是第一名，她長於算術，同學們，她的父母，更把便帳讀任家，本來，她是

的隨處飄泊，從此，兩人的音訊也漸漸地稀疎了，淑燕在我離家的第二天，她的高小畢業之後，便嫁了兩年來的時光，她

（未完）

## 學校區後奏

（一）紅姑娘與黑姑娘

黑姑娘以因是人家的小老婆和婢女，終不能和她做朋友。黑的是婢女，黑的和婢女的朋友，終不能談情情愛。象是楊帆和黑帆的朋友，終不能談情情愛。這首歌曲曲：只是遙遙相望，在眼角兒上落些倩影，成了熱情文章。楊帆一做朋友的當來替的，好文章，也就值得做朋友的當來替的。

之前，楊帆自己曾在夜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，與黑姑娘的最近一段消息和解釋，據說他其他的很多朋友都頻向楊帆問起這段事情，為了避免許多面間的麻煩，我在這裏便據實道出，楊帆告訴我們的是：

他的芳名叫「翠喜子」，黑們的芳名叫「阿巧」。這些芳名都是寄李劍的。

紀念在另一個世界的  
丹娜

地拖著牠。我們在寒室中藏著我倆，初陽的暖光，在暑假期中特嬌。公署裏的遊人很少，那便和 L 在亭子裏坐下，開出笑話來。

「你最愛什麼花？」L 溫柔地問我。

「我不回答她，先反過來問她。」

「我最愛的是石榴花。」

「我也愛的一樣，最愛的也是石榴花。」

「那麼我們是石榴花。」L 笑著回答。

「我最愛她呢？」我故意地問她。但她却不像玫瑰那樣羞怯地躲開，但她卻不豫玫瑰却最熱烈地說出她的理由來。

——失業和當當

開鑄鈔在陪都那因晚上樓遊的賺錢了，天一黑，又再賺不費，我又受不了的擠瘋苦悶，不得不又找到那浪行為上去。一天多似一天，這一串放蕩，有時整夜買通，糊糊的，就住，這樣，連他渺茫的將來，尤其是日常生活問題，使我不要而煩。啊！社會給我這樣的虐待，西邊接近我，一日數變一日，我既無法抗拒重圍，就為能不使我墮落，錯失無以自拔的深淵呢？

★

今晚，為着明天再不能鬆緩的枷鎖，將到我的頸上來，我已沒有心懷往日那去那遊逛的美夢了。我零零地站在這高高的哨台上，對

[illegible]